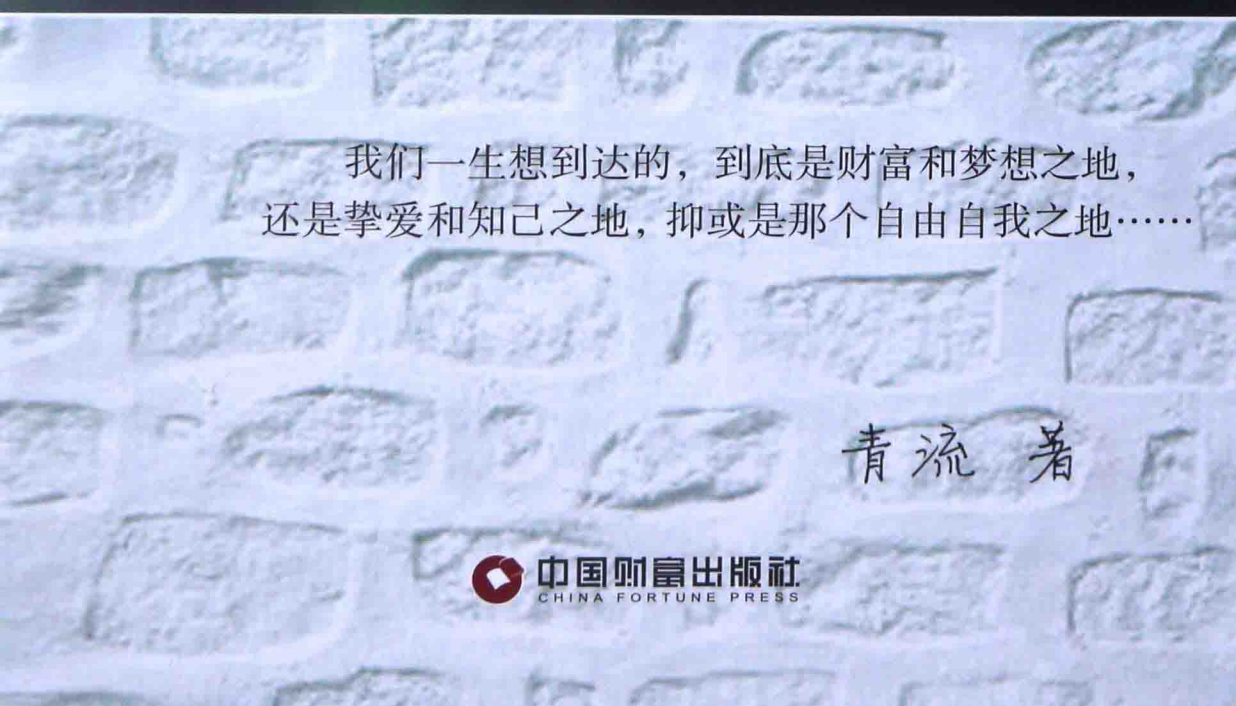




浮萍



我们一生想到达的，到底是财富和梦想之地，
还是挚爱和知己之地，抑或是那个自由自我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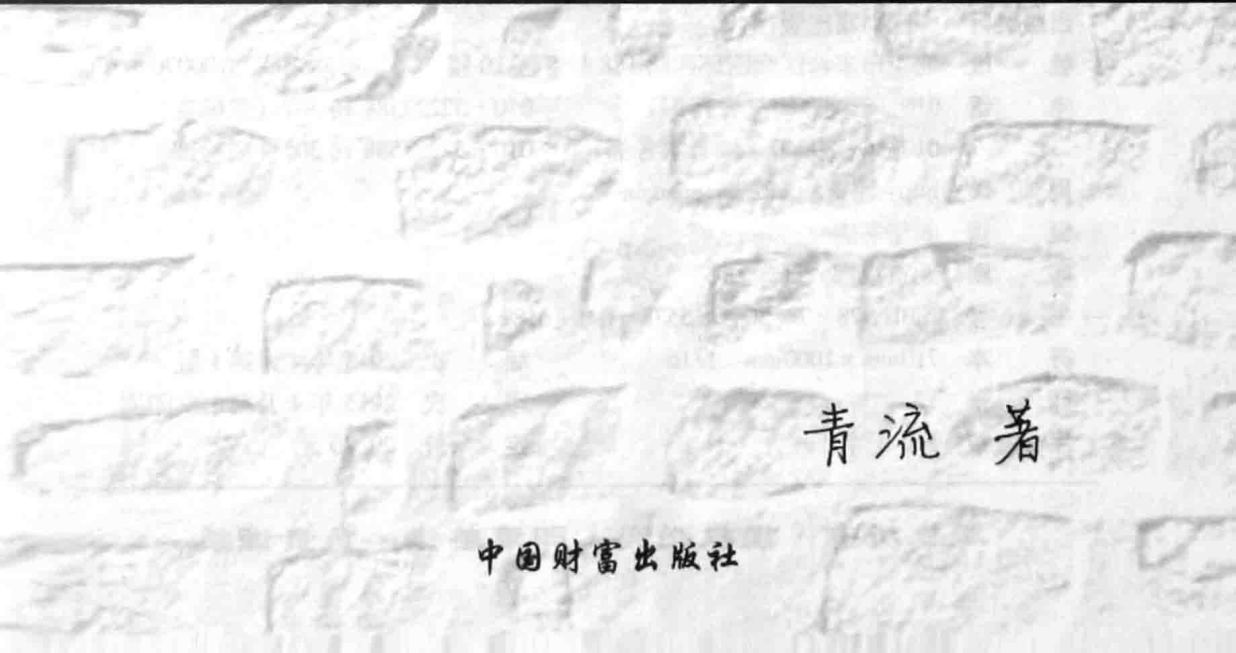
青流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浮萍



青流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萍 / 青流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047 - 5578 - 0

I. ①浮…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5459 号

策划编辑 宋 宇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编辑 王 波 赵笑梅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578 - 0/I · 0182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我们一生想到达的，到底是财富和梦想之地，还是挚爱和知己之地，
抑或是那个自由自我之地……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曾祖母（1892—不详）

目 录

引 子	1
-----------	---

上 卷

第一章 茶马古道	5
第二章 江南烟雨	20
第三章 落跑嫁娘	25
第四章 糖心莲藕	33
第五章 刘家祠堂	39
第六章 金陵寻梦	45
第七章 四十六号监狱	55
第八章 庚宝的死	60
第九章 四川表弟	65
第十章 公使夫人	71
第十一章 一封遗书	76



下 卷

第十二章	上海，上海	85
第十三章	震轩药房	90
第十四章	两份邀约	99
第十五章	二十根金条	105
第十六章	扛米男孩	109
第十七章	返乡情切	114
第十八章	永失吾爱	121
第十九章	重生之门	129
第二十章	炮弹鸦片	141
第二十一章	香江梦断	149
第二十二章	萍踪雀影	158
第二十三章	新的生命	167

尾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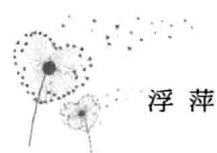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救赎	175
-------	-------	-----

引子

不知是谁没将窗关拢，榉木格子的绿色窗棂在清晨的微风里吱吱哑哑的发出有节奏的乐声。从隔壁弄堂里飘来一股茉莉花低调的香气，时而又夹杂着熟悉的炸油条和茶叶蛋的说不出来的不浓不淡的气味。墙角下也有与这些相应和的哼哼唧唧的小动静，东南的这间屋子向来是个很有趣的所在……

昏暗的厅里，只有西北照壁处一盏油腻的吊灯倾斜着将微弱的灯光不太均匀地散在屋里，只几步，我便到了这个不太受人注意的角落。奇怪的是，照壁下居然有个小门，约半人高，门把手上落着挂锁的锈迹，但看似锁已拿走。我呼吸有点急促，带着寻宝似的忐忑心情犹豫了片刻，见无人注意到我，便偷偷猫腰一头钻了进去。

里面空间不大，才5尺见方。在老宅玩耍多年，我竟从不知有这样的所在。房里无甚物件，空荡荡地置着些破旧的毡子和凳子。许是位于宅子西北角的关系，又许是屋子要拆很久不为人打扫。这里的板凳蒙着厚重的灰尘，瞧上去格外阴冷，靠墙的条几上不规整地摆着几支完整的香烛。香



烛的上方高悬着一幅模糊的头像，我踮起脚尖努力借着厅里漏进的光，这才隐隐约约看到一张清秀又出奇严肃的脸。那是一幅镶嵌在镜子里的戴着祥云龙纹绣花兜勒的中年女子的18寸黑白老照片。镜框中的人深褐色的眼眸似曾相识，微微上翘的嘴角像是在嘲笑什么，下巴曲线柔和完美。

恍如对镜一般，我惊呆了。

上 卷

第一章 茶马古道

罗震顺着靳善茶园的梯田一路狂追被黄蜂惊吓到的骡子，那身姿和魔术令旁观的人皆叹为观止。最后终于在龙屏山涧尽头，他横空抓住了萍的腰带，于瞬间径直将她抢过，而那可怜的牲口则拼命踩踏着山石碎片惨叫滚了下去。

此时的萍，没有感恩戴德之心。他将萍横置于马鞍前，竟仿佛她是一坨货物或一具尸首，让她羞恼不已。

尽管如此，她不得不承认，这手是强劲有力的。自小生活在江南茶园，她还从没在哪个家乡男子身上发现过任何类似的力量和气魄。

在马上，他的怀里，她仰起头偷看他的脸，发现他既没有传说中美人的络腮胡子，也没有糙汉子常见的大颧大颧的坑洼。一头常见的黑褐色头发略微有些卷曲着散漫地扎在脑后，眼神明亮却向里凹陷着充满了一股神秘色彩，下巴瘦削线条明朗，肌肉紧实身姿挺拔，只是整个人都是黑黝黝的。

这时候，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的人生，将因他而改变。

崎岖蜿蜒的山路上，一行人正慢慢地移动，边上悬崖陡峭、怪石林立。

我真的该来吗？

萍再次问自己。

“你真的不该来。”好像听到她在心里问自己的问题，一直跟在她后面的罗震突然应答似的说道，这般巧合不由令她大骇。

此刻的她，轻薄的真丝织锦衫被强行换做男子小号的粗布麻衣磨得皮肤发痛，因不适应湿热的空气而不断增生的涔涔细汗，更让她觉得头皮发麻，骑在一匹不甚健壮的小白马上，整个人摇摇欲坠。

她一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因为母亲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她强行而来，送行时父亲没有言语，只留下清瘦的背影和一个烟袋。

在路上休息时她偷偷打开烟袋，映入眼帘的是一行清秀的金体字：

他年春怨，因忌孝悌为纲，双十情隽，唯系令慈心上。

另：信义银行已倒闭，家业恐亦衰变，故盘缠、药资之钞票一无他计，且匆忙在镇上商铺现取了些银元由二耿师弟保管。一路山匪强盗，自有罗震从旁相护，风餐露宿，却恐不免，儿当自重，不语张扬，不事梳妆，不行差错。

切记！速回！

回忆起出发前的种种，想起此行承担着对母亲生命的重托，萍心头沉重，一阵阵不可抑制的眩晕随之袭来，她双手勉强拉住缰绳并向后用力挺了挺身，这才止住恶心的感觉。

自从进入山区以来，她更不适应马上的颠簸了。一路行来，地势渐渐高了，晕眩一阵强过一阵，脑袋里双钟共鸣，疼痛难忍。

这云南的风景的确非比寻常。此时的江南还满园春色，而一路南行渐渐而来，却转成了夏日景象，叫人仿佛置身幻境。田野里风貌越发奇秀，经过村落时又多见着怪异艳服的男女，一行人已然深入苗人聚集的地区了。

光绪帝驾崩那年，她曾经被父亲送往金陵教会学校暂避乱世，不料时隔不久竟会再次离乡，更是一番远行加苦行。

她胡乱想着，也不知金陵的马修神父现在如何？眼下已是宣统元年，江都刘家迄今并没有退婚的意思，那么自己是否即将在明年依约出嫁？想到这里，她不禁心里凉飕飕的。

她定了定神，略略停下小白马儿四下张望。只见暮色苍茫，不知不觉已是文山界内，远眺火红浓烈的彩霞，就像一只凤凰停泊在翠绿的湖岸上栖息，令湖面如火镜般熠熠闪光、焕发出神秘又迷人的气息。一时间，她仿佛正在梦境中，这熟悉又陌生的所在令她迷惑不已，这地方仿佛来过却从来无缘相识，眼前便就是桃源仙境了罢！就这样痴痴地看了一会儿，她不由低低地发出满足的叹息声来。

身后的罗震，似乎从未放过她的丝毫动静，闻声即刻拍了一下马身快步赶到她身侧，大声训斥道：“这里不比大理，看似人烟稀少，山里尽管多的是克山族什么的野人，你若再发出女子般的声音，小心被捉去押了寨子，我可保不了你！”

她闻言大惊，恐慌着环顾四周，只见树叶被马凳子刮擦着发出沙沙的有节奏的声音，又老又粗的白藤条在深绿色的丛林里凭空荡来荡去，前面美丽的林子一时间因为这句话，突然间便充满了鬼魅的气息，令人心神不安。于是当即向他投去怨恨的目光，却发现他正嚼着一种干巴巴的树叶，嘲笑地看着自己。

“你看什么？”她犹记得他刚才的话，故而压低了嗓音，恼怒地问。

“大小姐，听说你明年要出嫁？”他没头没脑地回答。

“什么？嗯……你怎么知道的？”她一边诧异怎么他问的便是刚才自己所想之事；一边紧张地拉着手里的白马，因马儿正努力地要往山路边挤，路边尽是些碎石，看着随时都有掉下山崖的危险。

“乖伢儿，莫走边边！”他见状嘴角撇了撇，用一种她未曾听过的陌生口音低低地吆喝着轻挥一下马鞭，正打在她的坐骑后身，顺势划过了她的靴子。

她微嗔道：“小心些！惊了马可怎么办？”

他懒洋洋地抓过她的缰绳，拽住了她的马，令它立时慢了下来，和自己的老马一起并排走着道：“惊到你，我还会再救你的！”说罢，用手比画了一个拥抱的姿势。

他的暗示令她回忆起初见的那刻，两颊登时飞起了一片红云。

罗震突然凝神看着她，颇严肃地说：“莫嫁人了吧，你爹又不是没钱。”

她不知所措地回答：“不嫁别人，难道嫁你不成？我连你家住哪里都不知。”

“吁，或，或！”他突然拽住了两人的马，看了看二耿叔十丈开外的身影，正色地看了她一眼说：“告诉你家住哪里就行吗？”

“什么？什么行不行？”她慌乱地抢过绳子，避着他咄咄逼人的眼神，飞快地赶着二耿叔前去。

在家里他为父亲敷药的背影不断地在她眼前摇晃着，他究竟来自何方？家人也是行医的吗？为何去往关外？可曾娶妻？她不禁胡思乱想起来。

不记得又走了多少古道石板，只听见耳边马铃低沉地做响，她的跨部被马背颠簸着，骨头交错带来生生的疼痛。罗震默默地骑着他那一匹不起眼的老马走在她身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一下又落在后面的带着干粮和行李的二耿叔。

他那高大健硕的身材，骑在这么衰弱不堪的马上看起来着实可笑。她越看越好笑，不由暂时忘记了身上的疼痛和喉咙的干涩，慢下来回头勉强挤出一个笑脸对他客气地说道：“喂，谢谢你肯陪我们来。”

没想这次他极其简单地答道：“爷出钱请我保镖核药的。”

她语塞，见对方不愿继续搭话，便回头看了看二耿叔，南方人水土不服的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二耿叔的双脚早就肿得不像样了，嘴唇也转成浅黑紫色。

我呢？萍心里苦笑着，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自从踏入这片高原以来，已经流了四次鼻血，晚上在客栈即使不被肮脏的气息熏到，也几乎因为头疼不能入睡，还有到处肆虐的蚊虫令衰弱的皮肤感到无尽的瘙痒和灼痛。

“其实，你的体质已算是相当不错了。”很突然的，他追上她说。

换她不知该怎么回答，沉默着。

他又说：“我见过不少南方小姐，都娇嫩得很。不过你这位大小姐倒不算很娇气。”他滔滔不绝起来，“我看你平日里也不爱打扮，委实奇怪得很。”

萍突然觉得自己头疼欲裂，实在没有能力把他的不知算不算恭维的话听进去多少。要知道这评论在老家，其实就等于宣称女子无法嫁人，会是媒婆强烈痛恨的对象。而真相是，她对于蛮荒之地的客栈早已耿耿于怀，心里总在怨恨挣扎为什么能治母亲恶病的苗药的所在不是富裕温暖的广州



城。每天辣得不行的小菜，硬得难以找地方下嘴的干粮，都令她私下仇恨不已，却为了生存而强迫自己忽略这些感受。有的时候，她更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胯下的马儿都比她幸福。

她怀念茶园东门口清澈活泼的溪水四溅，怀念鹅卵石在脚趾间摩挲的温润，怀念珍珠冰凉凉地在颈上环绕，怀念在懒洋洋的风里用每一根手指都能触摸到的春天的气息。

想到这些种种，她的眼眶湿了，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说：“不知道是我太奇怪，还是你遇见娇滴滴的小姐太多罢了。”

毫无预兆地，罗震突然再次阴沉起来。快速地拍马追赶二耿叔去了。

之后接连两天，罗震的脸上都像罩了一块铁皮，再也没了戏谑言语。

到达西双版纳当晚，她突觉浑身奇痒难忍，刚开始用手挠了仍不解痒，旋即取了条状的棉布四处搓揉。直到后背已无法承受，犹如万箭穿心般火辣辣的疼痛，终于熬受不住，大声地惨叫起来。

那叫声在深夜的山冈上如同鬼魅令人不寒而栗，连萍自己都不由被吓住了。罗震好像一直守在帐外般，像一匹狼飞速地冲进了帐篷。在尖叫声中她本能地胡乱找衣服遮住自己的上体，可他却粗暴地一把将她拉到油灯前，将后背瞧了个仔细。

她的脸像被火碳灼痛般滚烫，可罗震却毫不关心地、满不在乎地用粗糙的大手慢慢地摸索着她后背上的红色大包，一边紧张不安地问：“疼不疼？痒吗？这儿如何？这儿呢？”

她始终低着头，心里忐忑不安，虽然他是在检查患处，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啊！

转瞬他放开她道：“你等着，不要再挠了，否则皮全破了，不能治。”

见她顺从地点点头，他突然用力地看了她胸口一眼，怀疑似地说：

“前面没事吗？”

她抓紧了胸口的衣物大声抗议着：“没有，没有，没有！”

罗震这才脸上微微带着笑走出了帐篷。

此后的十多天，三人扎营不动，罗震重复多次地要她在他亲手做的一个造型奇特的大木桶里泡澡，在她身上放满各色稀奇古怪的药材。皆因她皮肤娇嫩，中了山间不知名虫子的热毒，所以此法最能解除毒气，并能帮助恢复体力。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情异常专著。他的脸在烛光里充满了各种难以形容的诱惑，她一边着魔似地凝视着他转动小片刀灵活地切割药材，一边有点痴狂地猜测起他曾经都去过哪里，都遇见过怎样的女子，做过怎样的营生。这些念头搅得她心乱如麻。

这天中午，她已进了木桶，却见他迟迟未现身，竟有些失落。她大声叫着：“二耿叔！”二耿叔从帐篷外伸进脑袋来，有点不自然地转过头去说：“丫头，什么事？”

话到嘴边，她却犹豫了。“那个……你有没有见到……”

二耿叔不等问完便大声转回头喝道：“丫头，你找那个浑小子吗？什么事？”

“我，我，我”她不由自主地结巴起来，衡量着用什么理由看起来不太唐突。

“你找我吗？”罗震突然露出脸来，一把掀开帐篷的帘子，和外面的二耿叔撞了个满怀。

啊！她在心里惊声尖叫！他刚才一直在帐篷里面吗？那更换衣物的时候……幸而二耿叔已经咕哝着退出了帐子，而她被自己的念头吓住了。直勾勾地看着他走到她的木桶前。